

河边

熊广琴

丁香香的枝头只剩下零星的粉色，大片的绿叶铺排出来。夜来香的叶芽已从土里钻出。杨柳的枝叶更绿了，罩住了半边河，倒影在河心里，确实分外玲珑、分外明净。

临水的一边，钓鱼的人很多。一个，已钓到十多条，都不大，一寸、两寸、三寸，以两寸半的居多。它们都聚在一个透明的塑料缸里，游来游去。

一个，只钓到一条，但是大，足有五寸长。独自在一个塑料缸里痛苦地喘息，胸脯的一大片鳞片已脱落，像是跟谁搏斗了一场。和谁呢？想必是那渔夫。可能是个新手，也可能是个笨手；或者是过于惊喜以致惊慌，反正这鱼的胸脯是被他抓得破烂不堪，无疑的。这一幕要让那庄周瞧见，定然发噱——“来来来，老叟给你讲个庖丁解牛的事儿。”

一个，装装备精良，渔竿渔线，黑色的，伸出去横在河面绿色水草上的感觉，比克利画出的线条还要帅。包裹上的字都是马塞克似的韩文，韩国进口的。这么好的装备，战绩如何？篮子被衣服遮着，情况不明。

一个，坐在摩托车上，钓，旁边的收音机在放着流行歌曲。

一个，坐在一辆睡倒在青草上的旧自行车上，钓。戴一顶分不清时代的带檐儿的帽子，上面别着一个红五星。鱼篓子却做得别致——准确地说是“篓缸”，一个大号的农夫山泉塑料瓶子的下半截，左右壁掏了洞，从洞里拴了绳子，可以提着。里面已有两条小鱼，这鱼虽小，却是好样的，飞快地在里面转圈，瞪着眼，嘴唇快速张合，发逆着愤怒。那塑料瓶是透明的，想它们定能望得见故乡——这条水满满的漾着水草的河流。

一个，一边钓，一边不时地拿眼睛瞟过路的行人。

“咯咯咯”“咯咯咯”，水草间有青蛙在对歌。

水榭边，有小小鱼在水中抖动，凑近细瞧，不是小墨鱼，是蝌蚪；再一瞧，是一大团，一个小墨团，乌云一般聚在那里原地打转，边沿处的被昆鸟旁边的水草里，自己玩耍。那水草，细

软地躺在水里，像飘在风中的长发；挺括的菖蒲排在水边，又宽又尖，像林立的剑，蔚然壮观；只有芦苇，枝叶萧散地立在河中央，身影斜斜地映在水里。

这些水草太美了。难怪苏轼写菖蒲、金农画菖蒲。

背水的一边，紫色的二月兰，大片大片地一边开，一边结苞，看样子，花期还能延续很久。还有大朵的蝴蝶兰，开在树丛里；半人高的是粉色的蔷薇、黄色的酸醜；高大的是槐树，有的开白花，有的开粉花。香气熏染，直压水面，那些小鱼小蝌蚪摇摇摆摆，不愿离开，一定是为香气陶醉。

树丛里，有个女人在埋头绣花，旁边衣服里包着一个熟睡的婴儿。女人衣着华丽，鞋跟有半尺高。围着她的全是紫色蝴蝶兰。

一块青石头上，坐俩人，一老一小。老的戴着鸭舌帽，瘦长；小的黑团脸。俩人忙着剥花生，那花生好像是炒熟了的。老的如老僧补衲；小的手动眼也动，忙着看人。

一老汉牵着两条大黄狗来了，狗真帅！他说它们叫金毛犬，澳洲种，不是双胞胎，是父子俩，爸爸十二岁，儿子六岁。吃的是狗粮，老的已不大能吃了，小的一天吃一斤。不能喂多，吃多了会发胖，胖了就设这么好看了……

本可多听几句狗主人的养狗经，电话响了，接完电话，老汉和狗已走远了。

再往前是桥，桥上车水马龙。一个年轻人站在桥中央，正向河里撒网，网很轻盈，白色尼龙丝的，在空气中闪着好看的银光。这桥离水面那么高，网子根本到不了水面；那么，这个年轻人，你在钓什么？——怕姜尚、严子陵醒来也会纳闷儿。

下了桥，背水处是个坎，停着三辆“突突突”地走街串巷的那种电动车，三个车夫躲在这里打牌。仨人席地而坐，拿一个车坐垫当牌桌，抽牌飞快，一个还飞快地拿眼瞟人。

坎上，一个金发女子在走。

长椅上，躺着一人，用报纸盖着脸睡大觉。

远处浓荫里有人在吊嗓子，声音隐隐飘过来，是《霸王别姬》。听——“沙场征战轻生死，十年征战几人归。”“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解君忧闷舞婆娑。”“自古常言不欺我，成败兴亡……”生旦是一个人在唱。

水闸到了，河流在这里分了岔。一女子在水闸的水泥平台上钓鱼。不像渔夫用竿钓，她用一四方网兜。网兜很“土”地绑在方形竹支架上，网子里坠块小石头，撒上来粒儿，上方拴着一根绳子，绳子牵在女子的手中。旁边一个塑料桶，桶底匍匐着一只小龟，掌心那么大，碧青的龟背上石绿色的花纹。有许多小鱼在桶里游，真小，大的顶多二寸，小的只比眉毛略长点儿。有两条已肚皮朝天，女子说是被这小龟咬死的，它一次顶多吃两条，吃不下的鱼它撞上去就会咬死，然后伸出脑袋一直盯着尸体看。小龟是她养的，两年前从河那边一个鲜花市场买来的。它最爱吃鱼。她每天来钓鱼喂它。

“这河往哪里流？”“流到南京去。”“流到南京？真的？你怎么知道的？”“我听人家说的，这河一直流一

直流一直流，就流到了南京。”

哦，流到南京就汇入长江了。湖湘学派大师王闿运豪言：“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参此小女子言或可曰：“大江东去，无非万流汇聚。”

小女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河的左岸是世界赫赫有名的大饭店，右岸是洋人集聚区。她的着装、语言、钓鱼方式，夹在两岸之间太另类了；但与河流本身，和那些水草、小鱼、小蝌蚪，和“咯咯”的蛙鸣声又分明是那么和谐。

夏至时，那些小蝌蚪就会在这映满星星的河底“咯咯”地鸣唱，这里也能“听取蛙声一片”。

两艘小艇划过来了，并排的，像一对鸭子。他们在捡水面的垃圾，割去长得过分的水草。

他们守护这条河。

为什么不放些鸭子呢？刘半农当年写《北大河》——把景山附近、最初的北京大学旁的一条水沟想象成一条河。他说北京城里应该有一条“带有民间色彩的，带有江南风趣的”河。

眼前波动的就是这样一条河。一条真正的河。

它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呢？它真能一直流到南京吗？



托妮·莫里森的中国草帽

金圣范



美国著名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八月五日在纽约逝世。这位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女作家，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感情。

一九八四年十月，由著名记者、作家索尔兹伯利率领的美国作家代表团前来北京出席中美作家会晤，之后访问上海、杭州、苏州、南京、广州等城市，与上百位中国作家、诗人、翻译家和高等院校教师学生座谈、交流。托妮·莫里森是美国代表团的成员，此次，她还带心爱的儿子来到中国，足见她对此行的重视。作为工作人员，我参与了会议的组织与接待工作。会期三天，主题为《创作的源泉》。她在发言中强调，写作并非她的初衷，是因为不满，不是一般的不满，而是厌恶美国文学作品中所展示出来的对美国黑人的各种轻蔑。在这类文学作品中，黑人妇女或儿童，是被作为别人的道具、布景、笑料和异域文化的点缀。“我就不在那种文学作品里，那里没有我的故事。”此外，她认为先前的美国黑人作家缺乏天赋、技巧、新意。她主张要运用黑人从非洲带来、后又植根于美国的形式，还要融合神话、民间故事以及对未来的憧憬等等。难怪，一九九三年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如此评价她：“她的小说富于想象力，且洋溢着诗意，为美国现实中至关重要的一面注入了生命力。”二〇一二年授予她总统自由勋章的奥巴马在脸书上写道：“托妮·莫里森是国宝。她的写作不仅优美，而且意义深远，唤醒良知，并呼唤我们的同情心。她是一个能讲故事的人，她本人就像她的作品一样迷人。”

一年多以后，我又见到了她。一九八六年一月，国际笔会第四十八届代表大会在纽约召开。会后，我用英文写了一篇散记发表在英文《中国文学》杂志上（一九八六年冬季版）。我当时这样描述她：美国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戴着与冬令时节不相称的中国草帽，在会场内外行走，似乎是在向出席会议的世界各国作家宣称，她到过中国。她从远处一认出我，便大步流星朝我走来，指着草帽爽朗地大笑说：“嗨！还记得这草帽吗？”她要我转告给她草帽的朋友，她依然还戴着它。

她曾说过，友谊还需要创意和努力才能维持。在这样一个时节、这样一个场合，戴一顶引人注目中国草帽，这便是她的创意和努力。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顶草帽流露了她率真的性情，彰显了她不落俗套、特立独行的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她特意提及，要我转告送草帽的朋友，她依然戴着它，这是有深意的。

美国作家韩丁（原名威廉·辛顿）十分关注和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为中国培养过第一代拖拉机手，并依据一九四八年亲身参加长治郊区张庄土改的

经历，写了纪实文学《翻身》，在美国产生过很大影响，成为美国大学中国历史、政治、人类学等专业学生的必修读物。草帽是阳早、寒春夫妇送给托妮·莫里森的，他们两人，一个是韩丁的同学，一个是韩丁的妹妹。阳早原名欧文·恩格斯，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农牧系，因受中国革命影响，特别是受韩丁的影响，一九四六年来到延安，从事农具改革和畜牧业工作。寒春原名琼·辛顿，是美国著名的女核物理学家，曾参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后，她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她毅然放弃了纯科学的研究，一九四八年来到与她有共同理想的男友阳早生活的延安。从革命战争年代开始，他们夫妇与中国人民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俩甘之如饴地生活在农村，致力于奶牛的饲养与改良，以此支持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在北京期间，托妮·莫里森和几位美国作家主动提出要去看望这对美国夫妇。我们便安排他们去了位于昌平沙河的农技站，看望了正在从事奶牛改良的阳早、寒春夫妇。老乡遇老乡，相聚甚欢！草帽便是夫妇俩那次送的。托妮·莫里森要我向他们转达问候，其潜台词是：对他们俩的思想、情操和价值观的致敬。

托妮·莫里森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获奖感言时说：“我们年寿有期，这也许是命中注定，但我们从事的是熬字烹文的事业。那也许才是衡量我们生命的尺度。”我想，衡量她生命的尺度，不但有她的文字，还有她对中国

岁月如歌

桑干河畔戏韵长

王芳

历史悠久的山阴

七月，第二届山西戏友戏迷戏曲保护论坛在山西朔州市山阴县举办。作家丁玲写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使大家知道了这条河。每年桑葚儿成熟时，这条河就会断流，所以人们叫它桑干河。上游在朔州马邑村，汇聚了元子河和恢河之后始称桑干，之后蜿蜒蜿蜒从西向东，流经山阴、怀仁、大同等地，出山西入永定河，最终注入海河。它是山阴的母亲河，也是朔州的母亲河。

艺术家和戏友戏迷们来到山阴县桑干河采风。站在桑干河湿地的观景台上，盛夏，也有凉爽的风从四面八方吹来，鼓荡着衣襟，也涤荡尽身体的浊气。极目四顾，满眼葱绿，万年的河流沉默不语，而那些树木以及树木之畔的房屋却有着各自的语言，诉说着山阴的历史。

山阴县委宣传部部长刘宇告诉我们：这个地处翠微山之阴陬、雁门关外、内外长城之间的边陲小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大禹治水曾登临夏屋山，并筑汪陶城；赵武灵王登黄华而胡服骑射；李牧镇守雁门，大破匈奴；蒙恬提兵三十万筑马邑，直逼大漠深处；汉高祖亲征匈奴，越句注驻广武，脱困白登；卫青、霍去病、李广驰骋雁门关长城内外；杨家将与辽交战；明置重兵镇守三关。尤其在明代，这里竟走出了六名进士、二十三名举人、五百名“国子监”、一百五十名贡士，有成文、郭登庸官至辽东、陕西巡抚，有三代帝王师的王家屏，有镇守海海关的总兵宋伟。这些文人武将，为山阴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文武兼备，山阴有自己的骄傲之处。

弘扬山西戏曲

论坛会聚了许多关心山西戏曲

的人，除了山西响当当的名家名角，还有很多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戏友戏迷们。这些人平时分散在山西各地，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戏曲，不计报酬、不求回报，一腔热血为戏曲奔波。这些人中，有倾一人之力建起山西戏曲博物馆的商人，有几十年为蒲剧奔波的银行高管，有整理出版上千本晋剧老剧本的大原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有愿意为戏曲人无偿服务的医生，有努力传承非遗的一家人，有赞助这次活动的嘉和酒店，有努力促成两届戏曲论坛的师善教，还有山西赫赫有名的两位“梆子厅长”——曲润海与郭士星。

曲老说：山西戏曲有两支队伍，一支是正规军，一支是游击队。正规军很重要，游击队指哪儿打哪儿，这些年为山西戏曲做了很多事情。我们欢迎更多人为山西戏曲的发展出力。面对山西戏曲发展的现状和制约因素，在论坛上大家畅所欲言、建言献策，每个人的历程都是一把辛酸泪，为之倾尽所有、辗转反侧，力图寻找戏曲发展的途径。

所有的努力和付出，源于对博大精深的戏曲的热爱和虔诚。在弘扬戏曲的路上，大家一起走着，并不孤单。

桑干河畔的锣鼓铿锵

《梆腔情韵，唱响山阴》戏曲晚会会聚了山西四大梆子各路名家，也汇聚了各项非遗项目。

夜晚的山阴河阳广场，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电视摇臂像是对观众一次次敬礼，不停地掠过人们的头顶，孩子们兴奋地跑来跑去。

北路梆子的杨仲义、成凤英、吴天凤，亮嗓开唱，使人们在优美的旋律中陶醉。远在运城的吉有芳来了，传统蒲剧《表画》生动活泼。远在晋城的文化奖、梅花奖、“白玉兰”奖得主陈素琴来了，一曲上党梆子戏歌《沁园春·雪》回肠荡气。王晓萍带

来曲润海先生改编的晋剧《富贵图》，观众听得如醉如痴。罗罗腔、朔州大秧歌、孝义木偶等小剧种同样让人欢喜不已。当主持人报出“晋剧皇后”王爱爱时，现场掌声欢呼不断，王爱爱一曲《四里月》，唱醉了夏风，唱醉了桑干河边的所有观众。山阴人以能听到八十岁的王爱爱一曲演唱为荣。

历史上，唐代有梨园，后来有了参军戏、傀儡戏、金院本、诸宫调，到了元代发展成元杂剧，戏曲就这样诞生了。昆曲的全面兴盛之后，梆子结合全国各地土戏歌舞，发展出一个梆子的大家庭。戏曲逐渐演变出几百个剧种，开出一个百花园。在百花园中，山西占了很大成分，曾获得戏曲大省的称号。

桑干河边人们逐水而居，保持着旧时繁盛的记忆，这里充满了梆子腔的鼓板铿锵，人们和诗以歌、以歌带舞，以舞倡演，以演实现高台教化，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戏曲没有缺席。当渔樵耕种之后，在河边坐下来，亮出家伙，锣鼓敲起来，弦响起来，吼它几嗓子，唱给神，唱给河流，唱给先祖，唱给自己……

令人感动的戏曲人

有一些人，他们为戏曲奋斗了一辈子，虽已步履蹒跚，却依然活跃在戏曲奔走的前沿。

田永国，七十二岁，是《走近大戏台》最早的创办者之一，主持戏曲节目几十年，在这次晚会上担纲主持人，依然游刃有余，十分精彩。

孝义木偶戏的刘金利，七十六岁，举着木偶活灵活现在舞台上奔跑跳跃，惟妙惟肖。她就是热爱木偶，不想让木偶戏失传，让全家人都从事了木偶戏。木偶活了，她也老了。

来自运城的王思恭，七十三岁，作为银行高管却为戏曲倾尽了一辈子心血，写过剧本、评论，导过

戏，至今依然奔波在推动蒲剧发展的第一线。

北路梆子吴天凤、“小电灯”贾桂林的女儿，七十三岁，贾派艺术传人，其嗓音甜美透亮，至今活跃在演出一线，深受晋北观众的喜爱。

著名艺术家王爱爱，八十虚龄，没有架子，不要报酬，只要是传播、弘扬戏曲的事，她都会参加。演出归来那天晚上，已经零点了，她说：餐厅和酒店服务员们不能去现场看，咱们就唱给他们听吧！于是，没有音乐、没有行头，名家们一字一眼、一戏一腔唱给那些年轻的孩子们。夜晚的嘉和酒店却掀起演出的高潮，孩子们把手都拍肿了。

郭士星，八十虚龄，当年的梆子厅长之一。老伴生病，自己也生着病，但依然出行为这次活动加油。当他拉起熟悉的旋律，那些年的往事涌上心头。他说，看到曲润海先生八十多岁，依然到处写本子、看戏，为戏曲呼吁，他也只能挣扎着为戏曲奔走。想到山西戏曲的现状，想到自己从小就热爱的戏曲，老人哽咽得说不下去了，参会的人都热泪盈眶。

曲润海，八十三岁，梆子厅长之一，曾是原文化部艺术局老领导，退休后自称“三外闲人”，可他一点都不闲。搬着小板凳一个台口一个台口地看演出，为小演员们创造条件，看到好苗子就为他们发声，为山西文旅与戏曲的结合写下几十个戏曲剧本，仅今年，以他的剧本申报国家艺术基金的就有三个。他可以不要报酬，也不计较人们利用他的名头，只要是戏曲的事，他就无条件支持。在活动结束回程的路上，他说，应该问问山阴县，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

看看这些老人，我们谁还好意思说自己的辛苦，谁还敢有埋怨之声？如何保持山西戏曲历史地位这个话题，任重道远，每个热爱山西戏曲的人都在路上。

灯下漫笔

去德令哈（外一首）

李燕子

旅行车像夸父在荒野奔跑
太阳永远在前面 后退 后退
我在大漠中睡下
又在戈壁滩醒来
醒来又睡下
睡下又醒来

荒草是小时候晚归时
逃也逃不掉的凉月亮

上帝的朱砂笔不断重复
西北！西北！
字体隆起 苍劲有力

我想起了王维
想起了征蓬
也想起了黄沙百战穿金甲
……
眼睛巴望着长河、人家
直到到了德令哈
太阳才姗姗逃逸

喇一下天就凉了，暗了
星火处，我发现了它
清清湖水 小柳人家
软语在柔顺的柳条上轻抚
像从天而降的飞天仙子

柔媚而多情
像海市蜃楼变成了现实
我把惊讶叫响
啊一声
灯火次第起
一夜杭州城

在沙漠 在敦煌

那一刻
我把自己当成了楼兰姑娘
自信和美貌
摇晃在驼峰间
我用湖水般的眼睛
观察世界
好奇如蒲公英的种子飞扬
每落一处
就是一片盛世大唐

透过红纱巾
我似乎偶遇了佛光
只是旧了的时光
模糊了模样
耳畔是一紧一慢的驼铃声
那一刻，我充满惊喜
如亲眼目睹了古城遗址